

南潤文集



南潤文集

李文藻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南澗文集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 南澗文集卷上

清 益都李文藻著

## 南漢二鐵塔考

乾隆甲午國家開局續修鄭樵通志部檄郡縣拓碑刻編入金石略予適有事羊城許南海鈞屬爲搜輯先是光孝寺東鐵塔刻文寺僧以灰實之而飾黃金題名半爲所掩予屢至不能拓四月十六日率工胥持刀往剔其金而揚之西面陰識行書八行字徑寸凡八十五字其文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酉新語作卯歲敕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銘金石略。屈作座。七層并相口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口躬屈作有慶。祈鳳歷無疆。萬方咸使風誤作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於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其北面西隅題名二行云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缺檢校工部尚書曉真大師沙門臣道口其東隅題名二行教中大法師內供奉講經首座金紫缺夫檢校工部尚書寶法大師沙門臣缺已上三段向有拓本其東南二面則新出者東面北隅無刻文其南隅題名二行云教中大法師缺約十大夫檢校缺其南面東隅題名二行云教中大法師內缺約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缺法大師沙缺觀沙門下是臣字臣字下或有道字餘皆蝕泐蓋沙門之名屈皆實以監造二字不可信其南面

西隅題名三行。每行二十餘字。漫漶不可盡識。首行可辨者。造塔字。軍營字。陽宮使字。秀字。第二行宮使字。指搃使字。宮門字。點檢字。第三行將軍字。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臣字。以西鐵塔文推之。或是內侍董其事者。西塔先此塔四年。意其人卽龔澄樞也。乳源雲門山有大寶七年僧文假碑。至今完好。亦龔澄樞奉敕建也。結銜斷非沙門。屈譯有住持字。誤矣。又誤以七百戶爲十万戶。皆顯而可見。西面兩隅。剔之皆無字。或以記文有皇帝字刻於中央。諸臣不敢列名於其旁也。朱錫鬯謂列名皆宦者。蓋僅見南面西隅之題名。而翁學士謂皆沙門。則又未見及此耳。西塔刻文向止見其一。是日未拓而歸。二十八日往觀。塔自石趺已上。高丈九尺六寸。石趺伸縮凡四重。刻獅獸。鐵趺四重。一作瓦檐形。二作龍戲三珠。縮其地廉外。爲四人首戴。第三重如最嚴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花四面。各闊四尺六寸。爲瓣九。其中一瓣。字物焉。七行。行十許字。參差不齊。西面文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口年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共六十二字。向謂盡於是也。繞塔蹄跡。東北南三面中。瓣鐵縮隱。現有字形。錐出之。文皆與西面同。而每行字數。有多寡。非一範也。蓮花瓣上七重。以次而狹。皆鑄佛像。其最上闊不過二尺。又上爲蓮花頂。每層大佛一。而衆小佛環之。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佛。四之得千。下二重佛旁有字梯而眡之。第一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曰彌陀佛。北曰藥師佛。藥師佛者。釋家謂之功德佛。其造塔者。自況乎。第二層東遮那。

佛南盧舍那佛。西牟尼佛北毘舍浮佛。他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佛右。塔頂似有字。勢甚危不可梯也。復詣東塔度之。石趺上輔以木几。鐵趺三重。第一重西面正中刻文。餘題名俱在此重。第二重形方。與第三重蓮瓣形一伸一縮。再上塔七重。佛像每面多於西者六四之多。十有六。第一重每面闊三尺七寸。自鐵趺已上高於西塔尺四寸。予所用工部營造尺。

### 姑幕考

昔商侯國有姑幕之名。漢置縣爲都尉治。王莽時曰季陵。其故城元于欽謂當在密州。明公鼐則謂姑幕卽東莞之境。且援春秋杜注姑幕縣東北茲亭及水經注爲證。水經注引京相璠曰。瑯琊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郡國志東莞有鄆亭而後齊時舊并姑幕入東莞。如謂姑幕在密州則去東莞二百餘里。安得有四十里之郵亭乎。此鼐所以正齊乘之失也。然魏收地形志。博物志皆曰。姑幕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寰宇記則謂長墓在密州西北五十里。姑幕在莒縣東北百六十里。是齊乘所云當在密州者。原未爲無據夫。一曰在密州。一曰在東莞。二說不同。而安邱舊志獨稱姑幕在今諸莒之交。故青州府志屬之莒州。辨其非石埠路古城而以在莒東北百六十里十字路者爲確。蓋從劉璞野述之說。則思容孝輿可不相背。卽推之後漢書劉盆子傳。自莒而姑幕。自姑幕而青州亦無不與道里相應合。甚矣其說之得也。若顏師古地理志注。及晉志通典十道紀。章懷太子俱以姑幕爲薄姑。薄姑乃古爽鳩氏之地。成王

時與西國作亂，因滅之以益太公。六世胡公徙居之，遂爲齊郡邑路史曰，在臨淄西北五十里。今博興縣北十五里有薄姑城，而諸說以姑幕當之。其說謬誤，又不待智者而知也。夫姑幕故址雖若難知，而水經謂浯水過姑幕北。博物志謂城東有公冶長墓，去錫山不遠。夫錫山浯水依然在也，就其地求之，非今十字路邨而何哉？至酈云：姑幕故城東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授之，今其口湮沒久矣。

王猛墓考

青州府志云：壽光城南門內明萬曆初居人浚井見一棺，鐵索懸之。題曰：清河侯王猛墓。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劉有成修墓道立碑表焉。而安靜子壽光舊志作於康熙某年，實無此事。其居人浚井云者，或有成時更傳會之耳。數年前知府裴公往拜其墓，有諸生王姓者，自稱是猛裔，詣府謝其鄉人怪而笑之。予按晉書載記言：猛之死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十疋，縠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獨不詳其葬地。而唐貞元間河東呂溫有華山醉王景略墓文，文有云：屹彼壯骨沈爲朽壤，雲開華山若見精爽，則猛墓在華山明矣。猛雖北海劇人，實家魏郡，少卽鬻畚洛陽，是劇並非其故里，何必葬於此乎？且猛嘗隱於華陰山，其謁桓溫及應荷堅之招，皆自山中死而葬於山宜也。壽光西門外又有倉頡墓，按水經注乃孔子問經石室亦非墓也。顏墓在華山漢碑在焉，其誤不待辨矣。

王曾王旦相業論

人臣處常變不同而立心持節當無不同從其所同求其所異則合大小綜終始而優劣見故王曾王旦其相業未可概論焉夫曾旦皆賢相也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其登相位毅然以社稷爲己任計去奸相所以除社稷之蠹調養君德所以培社稷之本推揚士類不令人知所以陰滋社稷之積弊危言正色以立於朝裁抑母后卒成帝德在宋名相堪與李沆相伯仲若呂端張齊賢等未有能出其右者可謂社稷臣矣且在真宗時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帝能虛懷恭已以盡羣下之情而且承厚遇竭誠殫智以忠於上梗概與曾略同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宮禁失火者是其恕也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白來取是其略也寇準毀已而反薦之是其度也卻張師德之請謁是其介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爲節度使帝強之而不允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燭丁謂之姦是其譖也諭薛奎以東南民力之竭諷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密是其勤恤也解張旻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幹濟也旦不亦賢矣哉獨惜大圭之瑕在美珠之賜耳夫當欽若欲假天瑞議封禪帝且沉思久之曰王旦得毋不可而且奈何可邪祥符初作宮奉天書時曾知制誥上疏極陳不便者五而宰相而五請封禪者旦也天禧初以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而宰相而兼封禪大禮使且兼玉清昭應宮使者旦也故朱子綱目於旦之卒盡削其宰相之職而變例特書以醜之嗟乎生不能進諫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此旦與曾立心持節之不能強同者也至若二公之遇曾處其變旦處其常曾兢兢於乾興天聖間宦官故智不敢窺覲而帝

德就太后亦全令名。且故早稱其偉度焉。且當時碩德重望除奉行天書外。功業爛然可觀。或者以失節  
馮道爲比。未免太過。蓋曾旦皆賢相也。而沂公深遠矣。

沂山灤水利議

沂山灤在鄆平縣西二十里。其源自章邱縣之萬家口小清河水分支溢入灤。周四十里。爲地可數百頃。  
東南近長白山。西北地勢亦高。伏秋數面坡水皆匯於中。其北近清河溝。山東通志云。灤由清河溝仍入  
小清河。而今灤水經歲不涸。則其下流不能通暢之故也。小清河自新城縣以下。累歲汛溢爲害。故無敢  
主導灤入清之議者。按灤地廣闊。附近居民僅收魚蝦微利。一望森茫。盡爲茂草。求其如章邱縣之繡江。  
博興縣之錦秋湖。蒲葦蘚稻。爲民重利者。萬不及一。其故貧民知其利而不爲。富民能爲而不敢爲。以周  
四十里之地。僅有數尺之水。輒棄爲澤國而不爲之計。深屬可惜。治之之法似宜先塞萬家口。俾小清河  
水不得溢入。更疏清河溝爲之尾閭。必無不洩之坡水矣。如以妨於下游爲患。則擬就灤治灤。倣井田遺  
制。多開溝渠以容積水。以高田固可禾黍下者。亦宜移稻最下。仍不失菱藕蒲葦之利。以本縣之民墾本  
縣之地。不及半年。應有成效。然後量其地之多寡。與其高下。分給附近郵民。陸續升科。俾爲世業。數年以  
後。其利當有倍於高田者。

衛氏族譜序

先王之制爲宗法也。有廟有采廟以祀其先。采以處其子孫。而一主于繼別之適。世世爲大夫者。其族人異居而同財。有餘不足。皆待命于宗子。宗子及其母妻死。族人爲服齊衰三月。蓋有家者宗法之重如此。而春秋又有家宗人以掌之。嗟乎。何其至也。後世無世爵世祿。宗子不能收其族。於是墓祭之事興。而廟祀廢。大宗小宗之法亡。而尚譜牒焉。譜原于中疊世本。由晉而降。著錄者多。曰家傳。曰家記。曰世傳。曰序。訓。曰家世編。皆用以揚其先德先烈。一書成。而辨親疏。志塋域。序婚姻。皆備焉。斯真仁人孝子之用心。有補于小史邦國之志者。猗氏衛氏。故巨族。而貴州巡撫伯嚴公。尤顯於國朝。其曾孫熙漠。出家譜屬序。予觀之而有慕焉。其于辨親疎。志塋域。序婚姻之外。備載庭訓劄記。如行冠禮。禁支子主祭。及異姓亂宗之類。皆近世難能而易犯者。家法如此。宜其世世爲良吏矣。巡撫公嘗爲山東布政使。政聲猶在人口。而予益獲悉其教家之道。誠足以承先而啓其後。其後果奉之而行焉。則衛氏宗法。何嘗亡邪。抑世之有家者。皆斟酌于其法而行焉。則天下之宗法不亡矣。所謂斟酌於其法者何也。相約子姓。嚴内外。別尊卑。有無相問。吉凶相卽。伏臘腰蜡相勸。誠雖不必復行周禮。而自無失先王以族教安之義。夫士大夫當後世。而欲敦教化。厚風俗。凡所作爲。惟存周官之大意。而其細者。固不能拘拘也。乾隆二十有八年八日。益都李文藻序。

蓼谷紀年集序

南潤文集

卷上

歷城王秋史先生，歿數十年。其縣人周書昌，得其文集數巨冊於肆市。予因得錄之，而重有歎焉。蓋先生以詩受知新城德州二公，名播於天下，而知其能文者固少也。其文雅潔有法度，四六尤精警縱橫，皆不亞於其詩。而此四冊者，出先生手錄，更無副本。若其後人不鬻焉，而以覆瓿糊窗，或什襲藏之，而蝕於鼠，燬於火，糜於屋漏之水，則先生之能文終無知者矣。又使鬻於不知文者，恐仍有數者之患，再不幸而遇郭象齊邱其人，又必竄爲己作，則是集之遇書昌，謂先生死而無靈，其可乎哉？其文每篇署作之年月，趙香坡傳及題坐雨圖卷二冊，自丙寅至庚子，多用意之文。書張鹿牀時後及代黃敬園徵書啓二冊，自癸未至乙未，多婚序壽啓代人之作。又前二冊多散文，後二冊多駢體。蓋先生自分甲乙如此。予題曰：蓼谷紀年集，甲乙各釐爲六卷，而書昌將謀以付梓。其時曰二十四泉草堂集，久刻于文登于氏。安知書昌好事不如于氏邪？其文多關濟南掌故，他日續志乘，必有因其文而顯者。是集之遇書昌，又非獨先生之幸也。乾隆壬午冬至日，書於諸城寓舍。

諸城縣志序代

諸城在明已前，皆倚州郡。今雖爲青州屬縣，而枕山跨海，幅員廣闊，多顯人於山東稱名地。其有志莫詳所始。宋知密州吳文肅公常山祠記云：近地志以爲祈雨而常應，故名曰常山。意所謂地志。蓋廣輿圖經之類。兗州縣志也。明萬曆癸卯，知縣王君之臣，屬縣人副使陳君燁志之。其序謂嘉靖庚戌，知縣祝君天

保屬教諭王君應斗肇修銅板當時已有議之者故陳志引用不及焉而其于建置古蹟多謂本永樂間  
鈔志是或其權輿矣陳志十二卷雖其傳人物本末不甚備而於國家典制之大及民生利弊吏事與廢  
之由釐然皆可指數康熙癸丑知縣卞君穎重修之志全襲其文而天啓以後七十年事則闕而弗詳又  
九十年乾隆壬午予宰是縣卞志且漫漶不可識於民間求得舊印者二本又得陳志一本乃屬李君文  
藻重葺之其體例繁簡一準于予意而考證地形蒐羅佚事則自措紳至于樵廝漁叟皆得獻其所知庶  
幾其無遺憾矣乎夫典禮樂章弗錄者非略也會典所載天下同也山川鄉社田賦物產之必詳者非以  
夸雄富也務示險易悉民勤惰而共好惡也金石考爲從來志乘之所無者重縣之所有也而舊載詩文  
皆芟者不敢苟循乎俗也一事之錄必究其原本一人之出入必參之公論非苛也期以訂誤正謬而可  
傳信于後也予自壬午閏五月到縣迄今近二年數以勘獄詣青濟在縣則修城建學署多興作然編書  
籍訪遺老寤寐寢食未嘗頃刻不在乎志志成適調濱州以去而其意惓惓者無窮也予二十年來歷知  
山東州縣乃獨惓惓于是者豈非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竊有同於蘇子所云者哉爲圖  
一總記二考十二表十一錄二列傳十八凡四十六卷甲申歲三月丙子

因瞽得閒集序

古之瞽者貴今之瞽者賤古之樂師皆瞽者爲之其業之精雖聖人且從學焉而又能解詩歌識君臣之

義朝夕以所掌規諫其君。義所不合。至有踰河蹈海而不顧者。雅樂既亡。瞽者無所歸。乃假推算之術。高談祿命。擅言禍災。以動人而牟利。其亦卑污之甚矣。近其術又不足以活羣衆。而學淫詞豔曲。手琵琶入郵。媼市儈之家。彈唱取酒食。其態蓋俳優者所不屑爲。予每見而憐之。以爲非其人之固賤。其得於天者不完。遂不得與有目者爭業也。杭州朱君有志。字卓然。瞽而能詩。其瞽時少。唐仲言二歲而耳學淹通幾過之歿。後其子袞等哀所撰因瞽得閒集。兼爲狀以問序於予。予讀其詩。清麗有格。具作者之象。又所交多奇人高衲。往復酬答。深致意焉。以視編蓬姑箋等集。何如邪。袞之狀曰。先子內行純整。葬王父母用古禮。歲時薦新。必痛哭盡哀。與人交有始終。好捐資濟人之厄。嗚呼。是得僅以異人目之哉。予謂卓然不瞽。所施爲當。不止在鄉曲。瞽而得宗工大家者爲之師。其詩之所造。亦宜猶有進。而要於其天性之篇。不能毫末加也。夫卓然之得於天者。何其厚也。嗚呼。均瞽耳。或爲聖人之師。或出俳優者之下。其生於世。疑亦有幸有不幸焉。而卓然顧克自樹立如此。此亦凡有目者所愧而知勉矣。卓然精於數學。而不以自名。不欲自衒其詩。而卒顯於世。華亭陳氏所傳異人。蓋至今日始得其偶。而卓然之瞽而有行。又誰可爲之偶者乎。若夫講求古樂。聚瞽者於郡縣之學官。給之以餼廩。習之以笙鏞琴瑟之樂器。教之以風雅頌之樂章。而嚴禁民間彈詞小曲。黜淫聲以復於大雅。是宜有身任其責者。而天下之爲卓然者。不必盡如卓然。而後可以不賤也。

金溪毛母壽序

金溪書賈毛君成涵，往來吾邑十餘年。歲庚寅，將歸而壽其母，乃謁序於予曰：吾母歸先子四年而寡，時吾祖父母老病，成涵在襁褓，家赤貧，而母日紡績以養舅姑。教成涵至于成立，蓋三十餘年矣。成涵羈他鄉，力不能聞于官族人，贈綽楔懸之祠堂，四時給胙。願先生紀其事，予謂生而入祠，非禮也。然足見其鄉風俗之厚。而毛母之苦節，爲不可及矣。國家宏獎善類，一女子之節行，必爲建坊旌表。以予所見富厚之家，懼胥役索貨財，至有沒所生之節而不舉者。毛母以貧而不得舉，其視爲富兒之母，則有間矣。予十年來爲人作壽序，多汎舉祝釐之辭應之。若稍有所發明，輒棄不用。或爲妄備所改竄。今但據成涵之言書之，而已無預焉。其庶幾免于棄且改歟。詩曰：彤管有輝。成涵當以予文爲彤管也。秋七月，益都李文藻序。

遊南海廟記

乾隆甲午十一月四日，予歸自羊城，舟出扶胥口，將遊南海神廟，而小港潮退，不能達，易艇，僅容予及一僕。艇夫婦涉水，手挽以行。水竭而泥行，乃愈速。水底有沙能梗舟，而泥則滑甚也。及岸，微雨，步上浴日亭，觀陳白沙詩及蘇東坡詩，各爲一碑。陳碑較大，中間以牆，皆不見其陰。翁學士誤以陳詩刻蘇碑陰。馮魚山見拓本，有大小而疑之，嘗問予。予數來亦不能定爲一爲二。今日之遊，蓋爲此。下浴日亭，東行數十武，爲南海廟。由西角門入，過宋開寶敕建碑，即拾級入二門。其大門相距甚近，遊者往往不至，雖予亦然。

予于廟中之碑無古今皆搜剔翁學士因予言而著錄者幾十種此遊冀別有所得望大門下有二碑就視之西碑近代所作東碑甚鉅賣紙馬者置架其旁半爲所掩移其架而讀之北面爲治平四年重修南海廟記正書徑寸敦遺黃迪篆江都曹植書武寧章望之撰南面爲熙寧甲寅敕祠南海神記正書徑二寸知英州沿光縣事權清口縣事陳之方撰兩面俱完善道士云從無摹搨者予又走兩廊徧謗諸碑陰側冀更有所得而無之惟西廊元泰安四年呂弘代祀南海王記東側刻大字二行云皇祐三年冬十月己卯祖無澤李樞李徵之田聿柳淇題此碑之陰爲延祐七年代祀記頗精緻而呂刻粗淺在延祐後行間隱隱有刻文磨而未盡且其石堅厚而色青製亦齊整與韓碑同殆元人磨舊碑而勒已文者其側及陰則原刻也詣後殿官貯社倉穀鍵不可啓其後簷下浴日亭詩碑五皆橫臥牆陰而文在上其年其人則弘治丙辰王相弘治三年薛綱嘉靖甲申徐文溥萬歷戊子陳士章萬歷辛丑李時華也又拱日亭記一碑洪武二年閩中徐宏文臨川吳尹書讀之知浴日亭舊改爲拱日亭六碑以亭壞輦寄於此遂無復立之者記正書詩皆草書是遊也得宋碑二明碑六於翁錄之外又定陳白沙詩非蘇碑之陰而祖無擇本非題名元人碑側也予以庚寅三月到粵未上恩平任卽手拓廟碑數十辛卯十月同羅臺山自新安遊此留連竟日其後陪侍金雨叔侍郎代祭者一隨上官秋祭者再皆未爲之記今以碑故得以知新而破疑有可喜者雨止仍呼艇以歸偏體泥污易衣覓紙筆而記之

遊光孝寺記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與欽州濶魚山敏昌順德張藥房錦芳要二十八日遊光孝寺至期大雨辰刻雨止予先至觀西鐵塔度高闊其西南龔澄樞鑄塔記數椎拓矣歸視東南北三面蓮花瓣皆有字亟爲剔洗則三面刻文與西同又得其刻佛名八皆曩所未及見者方命拓而魚山藥房至二君未見貫休羅漢因同至僧圓德室索觀慨然出一軸爲貝葉寫經朱秀水所題自準以下祇半形者庚寅歲予嘗記之圓又出應真像與羅漢對懸於壁像爲膠州法黃石先生故物其曾孫坤厚以贈沈椒園按察按察客粵日贈圓自跋云觀絹色殆元人筆然應真座石下隱隱有字數行末行云延祐三年十一月日題顯可辨像持竹杖閉目坐神靜如止水有顧正謙吳元治詩書其上予問伏虎羅漢所在圓云藏東院但不知落何僧手寺自前明孝宗時僧分十房各收田租營衣霑今租失去且大半僧亦寥寥而非同房者不相聞致和者東院僧也予曾贈以句欣然來迎遂邀予三人至大殿觀米元章佛牌又東至一殿觀元人飯籩大可容米十石又東過達摩井至風旛堂堂前一池蓮盛開又東至塔殿塔較西塔高尺四寸十日前許南海鈞屬予攜胥匠拓塔記以應部檄予命以刀去灰金多得題名三段今觀殿外辛檢討昌五碑乃知塗金自乾隆二年始也轉至致和室索伏虎羅漢致云先藏顯林所顯死而其弟子棄之偶不在寺予索益力致曰姑尋之去良久持軸至懸視則一僧白鬚髮衣蕃錦趺坐枯樹根雙履在地履綠色袈

裝錫杖挂樹上前一著巾人倚虎立虎低首馴如守夜犬尾出人肩上絹直三尺七寸較寫經圖長一寸橫一尺六寸二圖同顧彼有殘破而此完好藥房云昨相約爲善提紗詩尙未就今一日而得三圖患題太多魚山云幸新城秀水諸公未見伏虎圖不然無我輩下筆地矣予曰俗吏日衝泥趨大府詩未卜何日成姑記之可乎未刻雨作予先歸

遊廣州西郭二寺記

乾隆甲午端陽羊城舍館招集馮魚山敏昌張藥房錦芳藥房西郭人也予憶光孝寺志載西郭外蘭湖精舍藏畫浮海羅漢與貫休寫經諸圖無異寫經圖庚寅歲見之伏虎圖數日前始見而爲之記未見者惟面壁圖與此耳藥房謂蘭湖精舍在法性寺寺僧不相識適門人馮生經至亦西郭人許導遊明日午刻藥房書至云與經先至寺矣予邀魚山俱魚山病酒不能行乃獨往出大西門數十武折而北又西過高低巷入蘆荻巷寺在焉寺亦光孝分房而襲法性之名僧朗濤出迎殿額華嚴口口四字爲嚴檢討繩孫書殿後一樓樓前多盆卉樓中懸一畫卽浮海羅漢也絹高闊與寫經圖同畫一僧閉目合掌坐一褥大水中褥青綠不方整形似荷葉面前著一鉢以布裹之僧下左方一持叉者兩角圓目而銳下背有翅肩出長帶綠色腰結白帶半浮浪中不見足其形非人非禽獸蓋衛僧者僧褥在平波此物左右水微躍如雪問畫所以來朗云世世相傳不知其始也藥房導東至一堂則蘭湖精舍有梁藥亭書借鑒堂額其